

(香港)
黃易

●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貳



黄易作品集⑧

出版 社

-51
-2

黄易

作品集 · 玄幻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五卷
五至八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 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 1997. 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印刷厂学院实习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74.25 印张 1862.8 千字

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4-8/I·662 定价: 128.00 元

其人其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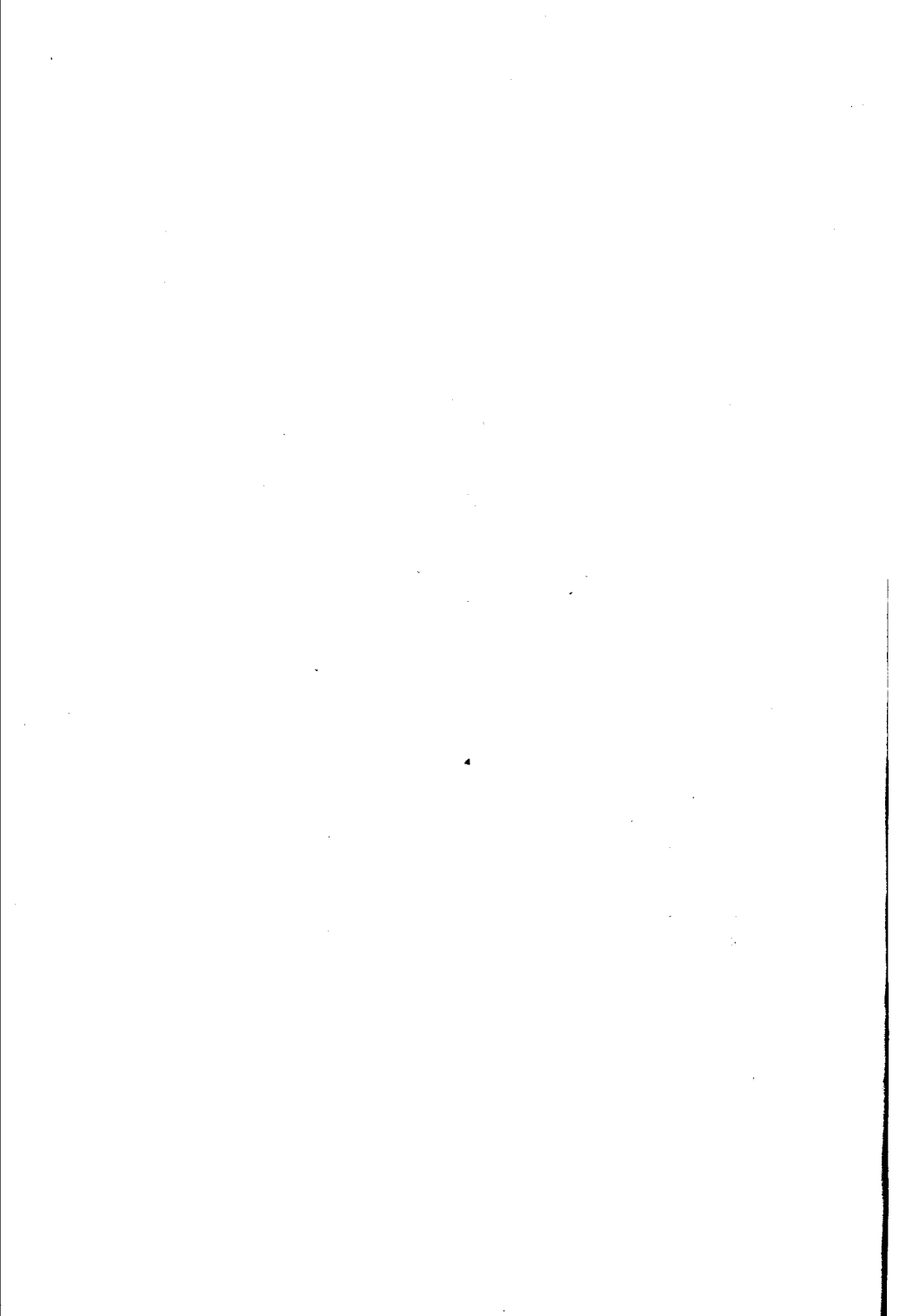
黄易先生乃新武侠和科幻小说一代大师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，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。他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，无论在超时空的国度里，或在古老日子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了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

● 玄幻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∧ 卷五 ∨

香港·黄易



第一章 仅以身免

翟让的大龙头府多处起火，且不住蔓延，火光烛天，映得天上的乌云像一块块紧压人心的大石。

火势虽愈趋猛烈，却无人救火，府内则喊杀震天，伏尸处处。

李密方面的人都穿上黑色夜行衣，易于辨认。

寇仲提刀开路，徐子陵背着素素紧随在后，刚跃上一处瓦面，便有四名黑衣大汉疯虎般扑至，他们见寇徐两人非是身穿黑衣，立即运剑劈来。

寇仲首当其冲，际此生死关头，自然而然内真贯盈，寒的劲里隐含一道暖意，一振手上长刀，发出有若风啸的破空声，往敌人划去。

那人怎想得到他的刀势如此凌厉，最要命是对方刀锋带着一股森寒无比的刀，教人迎上时立感心生寒意，脉难畅。

当此人至少分了一半功力去对抗寇仲的刀时，寇仲的长刀已劈在那人由进击改为封架的剑上。

“当！”

一声清响过后，那人惨叫一声，竟连人带剑被寇仲劈得翻跌下瓦面去。

寇仲亦给他反震之力弄得手腕发麻，但猛一提，麻痛立消。

这时他的眼、耳、鼻等感官，均变得无比通灵，甚至连皮肤都可清楚感到因对方行动而生出的流变。此时虽因经验尚浅，不能有如“目睹”，但终有一天即管蒙着双眼，也大可推知对方的进攻招式。

去了带头攻至的敌人后，另叁人显是大吃一，身形滞了一滞，立露出一个可供进袭的空隙。

寇仲想也不想，倏地由瓦面的斜脊往上冲去，嵌入敌方成品字形中间的空位，长刀挥洒出一圈刀芒，先后扫在叁人的长剑

处。

今趟随李密来进袭大龙头府的人，俱是李密麾下精选之士，人人身手高强悍猛，但偏是遇上个比他们更勇不可挡的寇仲，兼之挫了锐，最先被他劈中长剑的两人，闷哼声中，硬被他迫退开去。

寇仲去了两把长剑的威胁，杀得性起，暴喝一声，大刀加劲增速，全力劈在最主方那人剑上。

那人挥剑挡格，只觉对方刀劲如山，浑身如入冰窖，惨叫一声，给寇仲劈得滚下地面去。

寇仲正暗忖自己为何会变得这么厉害时，徐子陵由他身旁掠过，单朝朝另一名黑衣大汉掷去。

那人方被寇仲迫退时已震得血翻腾，又给他冰寒的刀侵入穴脉，正难受得要死，忽见热泪随朝朝闪电涌来，待要举剑封挡时，胸口如被雷击，连呼叫都来不及，仰后飞跌，当场毙命。

另一人吓得忙翻往另一边瓦背，同时嘴唇发出呼啸，召人来援。

两人交换了个眼色，不敢再留在高处，跃下地面，依记忆朝左侧隔了叁座房舍的东园杀去。

只要横过东园，翻过高墙，就可逃出大龙头府。

李密的手下有组织，叁五成群的往来巡觅搜索，见到不是穿黑衣者便毫不留情的杀死。

反之翟让方面的家将却为一盘散沙，且人人拚命突围，无心恋战，强弱之势，显而易见。

寇徐两人才走了十多步，一组约十多个的敌人，由其中一座房子破门越窗冲出，狂攻而至。

寇徐吓了一跳，加速前冲，眨眼将双方距拉远。

寇仲怕对方以暗器伤了素素，改为殿后，叁人箭矢般朝东园窜去。

前方又有一群黑衣大汉正围着十多名翟府家将激斗，徐子陵本想跃上屋顶，却见刚有个溅血的人由屋上倒跌下来，猛一咬牙，加速前冲，运朝朝背着他的两名大汉扫去。

两汉骤感劲迫，舍下敌人，回剑挡格。

徐子陵狂喝一声，短戟先扫在右方那人剑上，震得那人往横

跌去，跟着倏改招数，短戟一吞一吐，待另一人挡了个空，才觑隙而入，戟锋刺进那人胸膛。

在那人死于非命时，徐子陵已背着素素闯入战圈核心处。

寇仲如影附形的紧蹑其后，大刀翻飞，挡过刺来的一把长枪，又砍翻了另一边的一个敌人。

正在苦苦支撑的翟府家将压力骤减，纷纷四散奔逃，形势混乱之。

寇仲回头一瞥，见那刚被他们撇下的十多名敌人快追至背后，骇然叫道：“快走！”。

徐子陵亦知事态危急，只要给人截停，就是命丧当场之局。兼之素素的身正在他背上抖动，不由豪狂起，脚尖劲撑，短戟化作百十道芒光，使迎面的四名敌人纷纷退避，终破开包围，到了东园内去。

但在这翟府外围之处，形势更是险恶。

李密显是于此布下重兵，防止翟府的人逃生。

只见人影处处，你追我逐，杀得星月光。

叁人左冲右突，数次冲近东墙，都给人迫了回来，不片晌寇徐负了多处轻伤，连素素的粉背亦给划破了皮肉。

幸好翟府家将逃命者众，数十人亦正往此硬闯，牵制着敌人，否则他们可能命已不保。

而对方亦至少已给他们砍翻了十多人。

两人再放倒五名敌人后，只见在熊熊火把照耀中，敌人完全控制了局面，把翟让方面余下的叁十多人截住围攻杀，再不若前此的你追我逐，乱成一片。

他们此时退入了火光不及的一处矮林里，似乎敌人暂时将他们遗忘了。

往西望去，翟府大部分的房宇都陷进火海中，喊杀声仍阵阵传来。

素素哭道：“老爷定是死了。”

寇仲徐子陵对望一眼，均感虚力怯，再无先前之勇。

寇仲问道：“有没有可躲起来的地方？”

素素刚被一声惨叫吓得抖索娇呼，闻言呆了片刻，指着座落东园之北的一座水池中的假石山道：“快到那里去！”

徐子陵想也不想，背着她朝十多丈外的大水池掠去。

寇仲迫在素素旁边，问道：“水池内有地方躲藏吗？”

素素急答道：“假石山里有养鱼的水池，干涸后成了个小方井，非常隐蔽。”

两人大喜，更是小心翼翼，耳听八方，避过了两起敌人，觑准没人注意，趁着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阻截翟府家将外逃之天大良，掠过池面，落在方圆达两丈的假石山上。

依着素素指示，叁人挤在只五尺深，约四尺见方的小井里，除非有人挤进石山缝隙，来到井边，否则休想发觉叁人。

他们互相听着对方心儿“霍霍”狂跳，好一会才像外面的喊杀声般，逐渐平定下来。

寇仲低声道：“翟让完了？”

徐子陵待要答话，忽觉襟头凉浸浸的，原来素素正在默默垂泪。

暗黑里，他虽看不到素素的表情，但却知她这哽咽最是苦，心中一酸道：“不要哭了！你老爷当年领兵起义，该早预想到或者会有今天·现在的情况，不是你杀我，就是我杀你。”

寇仲紧贴在素素背后，亦把嘴凑到她耳边劝道：“以后就由我们来照顾姐姐好了！”

外面倏地静寂下来，连火焰啪之声都消失了，只有微细的衣袂破空的风声，不时响起，显然李密方面的人正进行彻底的搜索，找寻漏的人。

叁人知这是生死关头，都吓得连大都不敢透出半口·兼且不时有人高提火把往石山方面照过来，但当然想不到石山之内竟有个干井在那里。

过了也不知多久，忽然一阵柔和好听的声音在水池旁响起道：“仍找不到那两个小子吗？”

寇仲和徐子陵认出是李密的声音，立时心中叫娘不止。

幸好对方开他们足有四，五丈，叁人又隐于石山中的方井之下，否则绝瞒不过这名震天下的高手。

祖君彦的声音响起道：“他们最后被人见到就在这园里，徐小子还背着那标致的小婢素素，后来一阵混乱，他们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。”

一阵响亮的男子声音道：“照理他们该仍躲在府内，可是现在所有房子全烧通了顶，地道又给我们先一步堵塞了，他们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沈落雁的声音娇哼道：“就算能逃出府外，亦休想城。”

井里的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骂时，李密淡淡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让这两个小子逃了，若不能为我们所用，就一刀杀却，以免节外生枝，明白了吗？”

祖君彦等齐声应是。

足音远去。

叁人松一口时，沈落雁的声音叹道：“世勋，我的心有点烦乱。”

叁人这才知道刚才语声响亮的人是李密的另一大将徐世勋，也是沈落雁的情郎。

徐世勋奇道：“落雁你一向智计过人，胸有成竹，为何忽然这么语调萧索，好像了无生趣的样子。”

沈落雁又幽幽叹了一口气，轻柔地道：“这两个小子的功力每天都在进步着，一次比一次厉害，连白老六、谢黑这好手都是几个照面就给他们送上了西天，且是一击致命，被他们劲震裂心肺而亡。若今趟我们不能把他们留下，日必成祸患。”

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豪狂起，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在敌人心中，是这么够斤两。

徐世勋冷哼道：“若非我们注意力全集中在翟死鬼身上，怎能让他们有会逞强。找寻他们的事交由我办吧！就算他们逃到天脚底，我也可以把他们的尸骸提来让你过目。”

外面静了下来。

叁人再耐不住劳累，相拥下睡了过去，终完成了睡在一块儿的壮举。

叁人先后被降下的细雪冷醒过来，寇仲和徐子陵身具《长生诀》的道家神功，当然抵得寒冷，素素身穿皮裘，兼之习过少许武功，又戴着斗篷，本可耐寒，要命的是紧贴背后的寇仲透衣传来一股奇寒之，使她感难受；而徐子陵则温热无比，她的身就像分别处在严冬和酷暑里，半冷半热，也不知是痛苦还是快乐。

徐子陵首先发觉这情况，知寇仲睡着时自发的运功行，低叫

道：“仲少还不收敛内？”

寇仲依言而行，素素才好受一点。

此时大雪已差点把叁人上方的空间填满，寇徐两人当然没有问题，自然而然内真往还，口鼻呼吸断绝，进入胎息状态。但素素无此本领，立时昏昏欲睡，呻吟道：“我很闷哩！”

徐子陵正要推雪而出，让素素呼吸点新鲜空·密集的足音由远而近，有人道：“放掉池水，听说他们精通水中闭之术，说不定躲在池底里·哼！这水池给我细心再搜一次。”

叁人认得是徐世勋的声音，那还敢动。

两人听到素素的呼吸愈转急促，心中大急，这么下去，只是她呼吸之声，已足可动敌人，何况她却仍可能会活生生闷死呢。

风声响起，显是有人横过池面，朝假石山掠过来。

徐子陵正面对素素，虽被雪蒙了眼睛，看不到素素的表情，但只从她胸口的起伏，便知她濒临绝的险境，却仍为了他两人拚死苦忍·人急智生下，嘴巴凑上她香唇，把真度过去。

素素娇躯轻抖一下，接着平静下来，香唇由冰冷转为灼热，默默接受着令她浑身舒松的真。

叁人感到上方有人来回走动，只好求神拜佛令对方不要踏足在他们铺满了雪的头顶上，否则必会发觉有。

“哗啦！”水响。

有人打开了水闸，池水正不断逸走。

沈落雁的声音在外面道：“我看他们早逃走了·这水池现在一眼望尽，那藏得了人。”

徐世勋显然亦有同感，冷然道：“他们该仍在城里，我们立即发动人手，逐家逐户去找，看他们能逃到哪里去？”

到沈落雁等走后许久，寇仲的大头首先破雪而出，喜道：“全走了哩！”

徐子陵这才开素素的香唇，扶着她站起来。

原来早天亮了，大雪纷飞下，翟府变成了火劫后的败瓦颓垣。

素素曲膝整晚，两腿酸麻，若非徐子陵抓着她臂膀，哪站得徐子陵见素素俏脸微红，有点不敢瞧他的羞人样子，原本一片纯的心，不由想起刚才的两唇相接，心中立时升起一样感觉。

寇仲那会放过他，凑到素素耳旁道：“姐姐给小陵亲了嘴，就由他娶你好吗？”

素素嗔道：“不准你乱说，小陵是为救我嘛！怎可以这样说。”

寇仲拍额自责道：“骂得好！我差点忘了嫂溺也要援之以手，所以小陵在这情况下也可以援姐姐以……嘿！没有什么。”

素素别过头来，在寇仲唇上蜻蜓点水的吻了一下，柔声道：“这样公平对待，再不要笑小陵了。”

寇仲呆若木鸡时，徐子陵道：“不要胡闹了，现在逃命要紧，怎么办才好？”

叁人这时下半身仍藏在堆满积雪的方井里，只上半身冒出井外。寇仲一边为素素拂掉沾满她秀发香肩的雪粉，边沉吟道：“现在我们所有希望都在黛青楼那唤佩佩的身上，不过若这么样去那里找人，说不定会暴露行藏。况且现在荣阳城寸步难行，最好能找个地方，躲他娘的几天，待风声过后，沈婆娘他们以为我们走远了，才去找那佩佩求她设法，如此就万无一失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现在谁敢收留我们？”

素素颤声道：“他们说过要逐家逐户的搜索，我们不若仍是留在这里算吧，”寇仲笑嘻嘻道：“这天时，留在此处不被冷死也会饿死，哈！”

姐姐知否沈落雁的贼窝在哪里？”

素素吃了一道：“你不是要躲到她家吧？”

寇仲笑道：“有什么地方能比那处更安全？这婆娘现在奉了李密之命找我们，该没空回家睡觉，我们就乘虚而入，到她家将就几天。到她回家时，便代表了停止搜索，我们便可去找佩佩了。”

徐子陵大为意动，点头道：“照理沈婆娘该不会连自己的贼窝都不放过，此计是可行。”

素素仍不放心，惶然道：“但她家还有其他人嘛！”

寇仲得意道：“不外一些婢仆下人，难道她能在那里屯驻重兵，把闺房辟作战场吗？哈！徐世勋来了则自当别论。”

素素终被说服，说出了沈落雁府第的位置。

叁人待至天黑，今趟换了由寇仲背起素素，展开鸟渡术，飞

檐走壁的朝沈落雁居所潜去

第二章 大隐于市

若非素素曾陪翟娇去找过沈落雁，就算手上拿有她地址，恐怕仍要费一番工夫才能找到这心狠手辣美人儿的香居。沈落雁的居所座落城东的民居之中，房舍鳞次节比，包括她的香居在内，数千间院落，一色青砖青瓦，由小巷相连，形成深巷高墙，巷窄小而曲折，数百道街巷曲里拐弯，纵横交错，都以大青石板铺地，形式大同小。

叁人冒雪来到这里时，就像走进一座迷宫里，难以认路。尤其在这入黑时分，只凭房舍透出的昏暗灯光，更是如进鬼域。

但他们却有非常安全的感觉。

在这地方，要打要溜，都方便得很。

寇仲掠入其中一条巷里，笑道：“沈婆娘定有很多仇家，才会住到这走得人头晕眼花的地方来。”

徐子陵轻松起来，边走边舒展筋骨道：“初时听沈婆娘的奸夫徐世勋说什么逐户搜索，还真给他唬了一跳，原来只是吹大，他这边来我们就那边走，怎奈何得了我们这类武林高手。”

素素犹有余悸道：“你们不要得意忘形好吗？荥阳城的人都非常拥护瓦岗军，只要给人看到我们，定会向他们报告的……噢！”

尚未说完，已给寇仲搂着蛮腰，飞上了左旁的屋瓦顶。

徐子陵同时跃了上来，叁人伏下后，俯望前方巷口深处，大雪纷飞中，人踪杳然。

素素讶道：“哪有什么人呢？”

寇仲低声道：“我的感觉绝错不了，真奇怪，为何我会看不到人影，听不到声音，偏是感到有危险在接近呢？”

徐子陵点头道：“我也心生警兆，看！”

只见一队十多人的青衣武士，正从巷的那边而来，沿途逐屋敲门，不用说显在询问他们的行踪。

叁人看得头皮发麻，这徐世勋是说得出办得到。

当全城居民都知道有他们这么叁个逃犯时，会令他们寸步难行。

寇仲和徐子陵都是生面人，长相又特别易认，要瞒人实是难比登天。

搜索的队伍远去后，叁人暗叫侥幸·若非正下大雪，徐世勋只要派人守在各处制高点，再派人逐家逐户搜索，他们定然插翼难飞。

不过现在冷得要命，视线又难及远，徐世勋手下的人自是敷衍了事。

寇仲恨得牙痒痒道：“一向以来，我们都只有捱打，没能还手，大损我们扬州双龙的威风·横竖有黛青楼佩佩这条后路，不若我们大肆反击，闹他娘的一个天翻地覆，好泄了心头的恶。”

素素已是弓之鸟，骇然道：“这怎么成？你们怎够他们斗？”

徐子陵却是大为意动，低声道：“要成名自然要立威，不过我们最好先躲得稳稳妥妥，再商量大计。”

寇仲兴奋道：“姐姐来吧！”

素素伏到寇仲背上时，他已大鸟般腾空而起。

她忽然感到再不清楚认识这两位好弟弟。

若换了别的人，不是吓得龟缩不出，就是千方百计逃之夭夭。

那有像他两人般明知敌人势力比他们大上千百倍，仍有勇作以卵击石式的“反攻”呢？沈落雁的香居若从门外看去，实其他民居无，只是门饰比较讲究，不像邻居门墙的剥落残旧。

但内中却是另一回事，不但宽敞雅，园林院落浑成一，布局清幽，建筑还别出心裁，颇具特色。

这座名为落雁庄的庄院以主宅厅堂为主，水石为衬，道回廊假山贯穿分隔，高低曲折，虚实相生。

水池之北是座歇山顶式的小楼，五楹两层，翘用飞檐，像蝴蝶振翅欲飞，非常别致，沈落雁的香闺就在那里。

小楼后是蜿蜒的人造溪流，由两道小桥接通后院的婢仆居室和仓房。

落雁庄占地不广，但是丘壑宛然，精妙古朴，具诗意。

寇仲和徐子陵由侧墙跃入院里，一时都看呆了眼·想不到沈落雁这么懂生活情趣，颇有“大隐于巷”的感叹。

不片晌寇仲已弄清楚庄内只有四名小婢，一对夫妻仆人，都是不懂武功的。

叁人遂躲到其中一所看来久无人居的客房里，最妙是被铺一应俱全。

叁人那还客，偷来茶水喝了个够后，立即倒头大睡。

到寇仲和盗子陵乍闻响醒来时，天已大明。

寇仲挪开素素搭在他胸口的玉臂，走到窗旁，往外窥看，原来那唯一的男仆正在园内扫雪。

徐子陵亦下床来到他旁，低声道：“雪停了哩！”

寇仲边看边道：“你肚子饿不饿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饿得要命！”

寇仲低声道：“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偷东西吃，否则定会给人发觉，让我去张罗些食物回来吧！”

徐子陵道：“就这么到街上去会很危险的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放心吧！只要我们不是叁个人走在一起，便没有那么碍眼，顺便探探风声也好。”

徐子陵知他诡计多端，又是饿了整晚，叮嘱道：“早去早回。”

寇仲一声领命，由后窗溜了出去。

徐子陵闲着无事，待要盘膝默坐，床上的素素叫道：“李大哥！李大哥！”

徐子陵大吃一，扑上床去，掩着素素香唇。

素素醒过来，定了定神，秀目立即射出惶之色，徐子陵放开手时，她低呼道：“是否敌人来了。”

徐子陵摇头道：“不！只是姐姐梦吃，我怕动了外面扫雪的人罢了！”

素素放下心来，俏脸转红道：“我在梦中说什么？”

徐子陵心中暗叹，淡淡道：“没什么！我根本听不清楚。”

素素坐了起来，蹙起黛眉道：“小仲到哪里去了？”

徐子陵说了后，她又担心起来。

忽地足音传来，两人吓得忙把被铺折叠回原状，躲到床底去。

刚躲好时，两名小婢进来扫拭尘垢，还捧来新的被褥。

其中一婢道：“小姐足有八天未回来，前晚龙头府又给烧了，现在城中谣言满天飞，真教人为小姐担心。”